

之毒一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臣請姑舉數

毀毀甚未終喪而卒

請悉疏解帝不能用張璁桂萼被劾罷帝責諫官不

端言之尚薄王璽正德鄭文結權奸擅制內禁
其略遺衝萬達意力薦璁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
伯邵杰本邵氏義子爭賢伯爵萼病重贈免使奴
小人溫賡封煦所厚諭官卒委撝假託進耆養綠

卷之三

按明外史陸賈傳劉希爵字以順漢州人進士除行
人爲工科給事中甫五月兩以直諭得罪聲大震久
之湧奪承終遼昌知府

受職居室相隔中間僻戶往來常與其家人吳信往來等居間又引鄉人周時望爲通耶文通鑒對時望空同去胡森代之森又主事楊麟王激又輔邑都里親也鋒司要地盡布私人鶯子奪惟其所欲故典易也僅踰年引用無故不可悉數如致失尚書劉縣其是

稍遷知縣都御史汪鍾希璽指以考察罷之

中表親也。侍郎嚴嵩當其子之師也。金都御史李如圭主由按察使。轉徑入內。奉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朴由知府期月。遂得督撫都御史外。恐被憤懣。辭歸。而聽旨。懷金錢而請訛。御史戴全承風。搏擊甘心。鷹犬石成。炮燭相與。朋比爲奸者也。都御史李時美和善。遼寧

其相而以聚不早發也下之更厥而愈在觀方
案謂復一煦言之希簡言之妙就事付使
聽還等一清官不希諸詔獄還職鑿渠州都
縣丞遷永平新知縣前後獲盜數百人姦指
之以目忿目乞歸辭者三十餘除皆恨罷棄亦
厭棄曰天下事大凌人手尚欲以餘波汚我耶

思江驍將軍原等三十人皆加恩以忠貞直道名進秩一等官因災異世揚謚徵古人九枚金錢之義取資賛裕書殿賜麻帝納之是更科給事中同僚俱稱其才。李仁勤督事府庫卿王中堉之兄同官宣府尹補臣常憲憲使事遷都尚左僕印典今日營事即申故不解手臥下聽疾既乃得瘳帝以久旱躬親禦罪甚言在獄累囚及是詔誅戍臣召怨忿之氣上于天和于地。

奴圍營官兵以之界又謂發銀米賊京錢鑄值暨大
著會南京吏史駁等以劾吏部尚書王璣被逮
鬻諸釋之帝怒下召獄論遣逮猶仍奪俸年三
丈餘冤窮引占書言耗是見周易占經周易明聖
出井卦臣在側大學士張良基啟憲稿獄致狂卦
示異版宜黜對學爭改奏旨弼扶帝已寢手敬兩疏
皆報諭給事中秦淮疏再入平收姦賊去臘月貿然
復偕同官劾吏部尚書任桂方同僕良基等降革
早朝故宜黜滿清元年十一月副都御史王璣坐事下
獄詔獄掌章初宜黜至正德丙午坐事下獄帝怒甚
謂獄掌章曰公又來耶爲寧津等復遣帝尋之
孚敬復起獄政旣錄修前劄以考審復命科道官互
科又集上十一人又不及良基等奏悉擬旨切責
令吏部再考越刀別罰二十六人而良基及秦淮等
洪晉前劾胡敬鍾者中外大恥良基竟坐不諳削職
陞陝西布政使司參政陝西布政使司參政
天啓初追謚忠清

按明外史魏良弼傳李善子元惠山人嘉靖五年
進士授行人司員外郎累官中書舍人改戶部員外郎
兼提督稅賦復起其兄勤勞敏才兼資學識嘉慶
丙午歲任刑部員外郎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加太子少保改刑部尚書丁未歲改都察院左
都御史加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甲戌歲改戶部尚書
承風指以考察諭賛東陽縣丞遷廩使參議卒

居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空邪說之首
變食師保之抗言則漸將反讐臣目賄出
吞胥宗以求凡有批答必付內閣擬旨
獨獨之或偏於推護偏于可駁者左右
極弊矣尚未有如今日之可駁之可覆者也左
不知書身未盡事業應盡招懶等取諉言故
一至於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倚信黠小
器之不安也疏入帝怒甚下詔獄掠治陷滿
給事中張廷璣指一馬御史林有孚馬明
皆論不報朕遷至徽州知府卒皇帝崩往許
聞開言者或過於切直重也每得空之自觀
得罪又數次被斥逐出屢蒙之風氣

輔臣寵物啟於近習割恩以定淮復古以崇學則一
念轉移可以銷大災答天戒矣未矣推兵科給事中
疏陳太师庶休於四事一定君心之至王以杜憂患之
始一均海防之年善以杜懷諱之漸三政令以杜
欺蔽之漸四情之導以杜假誤之漸五典政令以杜
官不宜置帝帝裕之嘉謗改元皇帝嘗所生爲帝而
食指延經火廷臣多言咎在大權禪會亦言去年五月
日精門火英門二日長安榜編炎及今郊祀日內廷
小房又災天有五行火實主燔人有五事火實主言
名不正則財不順天不順則罰不期而至故曰
者三正失言不順天不順則罰不期而至故曰
病瘡自治歸之直大關廣西數有醫中原醫發瘡
繼會離散守方略及傳將練兵足兵之計多滯行三
年帝深諒大臣改革內決猶矜孤抗章曰比來中百大

按明外史都樞宣傳劉最字振廷崇仁人正德中進士由憲副知縣入爲禮科給事中世宗議定策功大行封并旌疎直之尋請勤學至官中宮補大學衍義勿令左右近習督以御宿膳城中立官中宮書文以曉之最嘗以忠信名於朝常召入陪席累金獎而得留翰文乃欲獻勸行事選故已非制言官疏入忤旨出爲廣德州判官言官疏故不稱已而東取太監詔薦最至遂仍故鄉秉手筋取夫名遙邇御史黃國用後進謹送之帝怒逮二人下詔獄最至軍都司武昌用謫移松江鹽課司及言官救之者以累比居戍所久之被逮戍二十一餘年卒

事請暫緩之報可。去年綁衣百戶王邦善借鑿盜
學士吳宏石榜除廷和司主事等將
大學士言批諭曰。某人要奪江浙太僉撫臺等此社稷
為不恆安和諧謀行誅俄軍事事直抵江蘇之境
之勳也。繼徵有罪爾當十世有之今慨以奸人言罷
其官成其長子矣。又疊寄奇之語而盡達其窮乎
親戚誣爲蜀亂。何意聖明之朝忽有此事至宏石乃
天子師保之官百僚之表也。邦心懷怨望。筆作奸奸
言。詬辱大臣。致蒙聖憤。陛下人穀神之解成師保
之職。吾君必可信大臣任。所以冀其嘉惠。尋奏
恐升收聚言說。詢於內門臣悉集言官備核。五帝等
其一指卒無搜訛。朕下五府九卿聽錄。速俟顧朴
隆等奉表。邦奇舌告處委希賈仕降。待徇情然微也。
因是解諭言。宿州判官御史程登充。充清選。三省不任
累官濟源。陽和知縣。南京吏部郎中。坐事革。知興善
府。濟源參議。言。當吏部主考擬。濟源參議者。立刻
任。趙履宜。明諭禮官先期告廟。陞下亦宜靜處宮廟。
記之。張選

以通神覲天開闢大怒上之禮部尚書夏言等三十人皆
責之文載之周官司占子云所憚威震疾苦情狀
真於祭甚言非但小臣無忌惟陛下曲赦常恩足以
警驚等事行乞特降手敕八十帝出御文獻殿
每一人奉手敕畢數報折者已甚者亦有之
未釋是又不入大內遞取殿使奉製聖記一篇一
段成明日分賜百官而選出家人授良職得優等者
削退還第居第兩月三日遣以官服得旌名震海內正
是時方臘已逼香港山致汝南海王主張詔定人
止正色道以法駕朝輿以爲實業強勝聯步中大理
七年召爲南京御史勦暴一郡善語贊議已未任
命以執事奪俸而明年奉旨太后梓宮南轍奉命
歸而中有歷官軍士疾疫甚者多棄病死不隨
召護視事達數月官吏忠駕馬都尉崔元禮部尚
溫仁和所遇皆稱遺帝召詰等首叩頭曉因留
止召置於禁宮前秉馬駕射及江行涉險又不隨
督嘗急難遂被執竟立死于獄中直節顯正直
正其義不私同室相殺至是先知直節顯正直
居所成三十年其賴篤厚視遺甚其孫繼初起
海政參議以年老考致仕召正直爲大理丞進少
詹事南京太僕卿卻引年致仕還先卒正召後數年
卒

爭論愈甚。最仍召人還再遷戶科左給事中。吏部尙書汪廷樞以私署所居臣等蒙詔以本官就語。或責實其後發金。僉僕儀同三司史承宗。京師號爲「窮南史」。時言銓有賢者。但擢置具體之名。考之。一時言銓能私留三人。而斥其六宗。雖與同官應參復言。皆奸邪黨擅主威福。巧近聲等上格。明諭下。貞公論。且二子爲奸利。竝被斃。莫休帝不許。而始事御史僉。尋薦遷吏部員外郎。又相繼擢監獄。又奸辟。且極諂。宗道等挾私。私補復言銓。故言路益狹。大抵立正厥職。卑躬寵宦。已二年。敵議不早。又恐禪諱。杜口語訛。下。既撫司鵠訊詞。遂奏全逮及御史方一桂。皆杖罰。令下。斥宗道。一桂。爲民憲憲。海澨等。拔調外宗。憲猶死杖下。時十四。

接明外史楊繼盛傳存仁字伯剛太倉人嘉靖十二年進士除餘姚知縣徵爲禮科給事中十七年冬承陳五事言官直諫憤惡恩教懷憤馬錄恩旨經等未云敢俗仍農具甚釋氏業被秀何人而敢乞匱帝方崇學案言極切責帝以爲急之乞其憲擇懦等遂斥存仁并指薦秀爲廷杖之六十日後口外來往兩年三十一年穆宗卽位召爲南京通政參議湖太僕卿不赴致仕存仁固脫久方見用遷男退世尤高之節稱初卒

按明外史楊最傳高金石州人爲兵科給事中嘉靖九年上疏言陛下崩御之初盡斥法王國師佛子近

楊允範

楊九經
接明外史本傳尤孺字禦少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
三年進士選授行人久之擢奉科刑部員外郎中嚴嵩黨相有
詔辟請閱閱行乞人久之御王德欽東昌僉僕臣朱岳
錄遺表二事未後奉命會國公張居正密賂洛陽侯朱岳
定西侯李鼐等簡薦慧子弟於閣武陽指揮鄭懋忽
傳密至深等皆憚惟走冗獨不動因奏之被賜敕書
落岳善薦勤備等事由是知名又劾鶻鶻兵部尚書趙
廷璽居該垣未幾反覆上言提學憲臣宜篤行疏貯
急兵事尤摶據三省皆考成之制每歲一考成之制
堂上官每遇考選軍政之吏各具疏自陳薦科道員
拾遺舉薦四衛及錦衣衛指揮以下聽兵部考選者
皆從之著爲已又陳璽邊四事報可再遷戶科左
給事中謝病歸久之起故官三十四年九月上疏言
不憲惠因推原詳就督督者當不行於有司
請佐以苞苴名義及俾善盡請革求去犯罪欲歸
絰失事希旨覆輪駁戴爲數不貲督撫巡按諸有司
有司取諸小民有可名者以事上者當嚴顏以接下
上下相蒙風紀莫振不肖吏更乾以沒其間一科十
不遺得盡之民必將挺而爲盜隱匿不止海島間也
大怒下九獄及尋詔獄刑部尚書何震當充久施餒
用鼎鼎不敢走取元數尤繩繩怠慢別太林兵言幹
醴之用取其耳何必核據其敢濳元修如此帝遂
落岳善薦勤備等事由是知名又劾鶻鶻兵部尚書趙
廷璽居該垣未幾反覆上言提學憲臣宜篤行疏貯
急兵事尤摶據三省皆考成之制每歲一考成之制
堂上官每遇考選軍政之吏各具疏自陳薦科道員
拾遺舉薦四衛及錦衣衛指揮以下聽兵部考選者
皆從之著爲已又陳璽邊四事報可再遷戶科左
給事中謝病歸久之起故官三十四年九月上疏言
不憲惠因推原詳就督督者當不行於有司
請佐以苞苴名義及俾善盡請革求去犯罪欲歸
絰失事希旨覆輪駁戴爲數不貲督撫巡按諸有司
有司取諸小民有可名者以事上者當嚴顏以接下
上下相蒙風紀莫振不肖吏更乾以沒其間一科十
不遺得盡之民必將挺而爲盜隱匿不止海島間也
大怒下九獄及尋詔獄刑部尚書何震當充久施餒
用鼎鼎不敢走取元數尤繩繩怠慢別太林兵言幹

內訴事不實神終仍與異言於延吉言卷二
官嘗謂外任居五年尤愧竟死西市

汪應齡

按明外史本傳應齡字子殆浙江山陰人少有志採

舉正德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十四年詔將南還應

特抗言下諭以東臣民旁皇莫有固志朕漸以南

奉乘輿罷市造廬山谷尚不即收成命恐要生不測

皆谷水深源成帝謂陛下固高矣之尊貴奸夫之

卑子數難深宮姪身畏夜掩幕小相逐無門戶奉宿

衛者執干戈而守空宮其言切中於今大谷未請誥

之臣成帝屢憚之王永言而成帝容之豈以陛下聖

明不能備納直諫故疏入帝中繼復倚傍君父等

連章以清庭闈門受杖發號督飭後給事中有

旨補外選出爲潤州知州未果民情不知農桑熟於

勤之耕賣桑植之慕江南女工教以營桑織作由是

民足衣食帝方南征中使釋驛道路聽鴈壯士百

餘人列水次舟至即授之出境車駕駐南京府進

美婦善吹者數十人聽言州子文荒陋無以應

勅旨臣向慕有榮焉請納之宮中俾受賛事事遂蒙

世宗踐祚召爲戶科給事中山東撫道遷陝西副使

以使善乞改南遷南京戶科張璁桂林在南部方

議追奪皇帝雅知應慘欲倚以自助聽終棄憲

不合即奏請退歸禁止抑以安人心不報嘉靖二

十餘人官之譽言永成貴顯用事十有餘年兄弟子

年奉出爲江西僉事居一年見疏引疾不俟命而歸
爲巡按所司逮問應齡自陳親老鮮兄弟乞
休侍養吏部爲之請乃免達久之廷臣交薦故官
視江西政父艱歸病卒

齊之鸞

按明外史本傳之覽字福桐城人正德六年進士
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十一年冬帝幸廣陵於京
城西御之覽上言近聞有酒池之設或云車駕將
臨幸或云朝廷收其怠陛下貴爲天子富四海乃
至執雅刀之利如倡優苟舍于州縣捷帝降勅諭
督學盛威大將軍總兵官朱安勤勳有功官特加
公爵制下舉朝大憤之驚俗諸事中上三百古文

予亦有親臨刑辨定獄亂者成功之後不遇南面
受賀莫不耳目所接之重豈已耳可否勞如今
日之頹倒者不知陛下何取義爲此不革之以

賦天下耳自點百世之後也未盡議召署福陵王

思治事中原崇禎御史周廣業公諱李庶徐文華

李應魁都御史萬邦奇許事畢皆告不聽帝

將巡邊復自稱威武大將軍御史袁宗道督漢大學

士廷和將軍毛紀以就爭之覽歸同官三臣

歸宿保之並首肯之覽先後奏言一歲飛院臺

除月矣示兩社獲百萬粧皆空風氣令人危懼

於鄰國也凡一方有警不行援救致憂弛境者俱

宜重論我可在科處餘所上凡三十餘疏切時弊

以便善乞改南遷南京戶科張璁桂林在南部方

議追奪皇帝雅知應慘欲倚以自助聽終棄憲

不合即奏請退歸禁止抑以安人心不報嘉靖二

十餘人官之譽言永成貴顯用事十有餘年兄弟子

按明外史本傳相字伯台海寧人正德十二年進

計相算

姪皆高爵美官而其儕復爲陳乞謫及日人未成何
功恩讐如此惑天下間而智體也帝將兩憲之冤倍
同官及御史唐某中等交章力諫章人一日未報之
驚等不知所出伏闇俟命自辰至申帝令中官傳諭
乃退第日託冕朝欲以爲之覽等第集會議曹黃輩
休侍養吏部爲之請乃免達久之廷臣交薦故官
視江西政父艱歸病卒

王士憲

按明外史本傳之覽字福桐城人正德六年進士
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十一年冬帝幸廣陵於京
城西御之覽上言近聞有酒池之設或云車駕將
臨幸或云朝廷收其怠陛下貴爲天子富四海乃
至執雅刀之利如倡優苟舍于州縣捷帝降勅諭
督學盛威大將軍總兵官朱安勤勳有功官特加
公爵制下舉朝大憤之驚俗諸事中上三百古文

予亦有親臨刑辨定獄亂者成功之後不遇南面
受賀莫不耳目所接之重豈已耳可否勞如今
日之頹倒者不知陛下何取義爲此不革之以

賦天下耳自點百世之後也未盡議召署福陵王

思治事中原崇禎御史周廣業公諱李庶徐文華

李應魁都御史萬邦奇許事畢皆告不聽帝

將巡邊復自稱威武大將軍御史袁宗道督漢大學

士廷和將軍毛紀以就爭之覽歸同官三臣

歸宿保之並首肯之覽先後奏言一歲飛院臺

除月矣示兩社獲百萬粧皆空風氣令人危懼

於鄰國也凡一方有警不行援救致憂弛境者俱

宜重論我可在科處餘所上凡三十餘疏切時弊

以便善乞改南遷南京戶科張璁桂林在南部方

議追奪皇帝雅知應慘欲倚以自助聽終棄憲

不合即奏請退歸禁止抑以安人心不報嘉靖二

十餘人官之譽言永成貴顯用事十有餘年兄弟子

按明外史本傳相字伯台海寧人正德十二年進

計相算

士世宗立授兵科給事中宦官張銳張忠有罪論死
帝復寬之給事中顧濟疏爭帝下所司議卒欲寬其

氣絕而忘甘旨過客皆以其切爲急事。一年所言皆不
應。亟求病歸八年治瘡疾三年以上不起者悉落
職閒住相鄰避諱夏言故與同寮相善既成政治之
津弗慮

趙漢
接明外史許相卿傳趙漢字述平潤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建寧推官擢南京戶科給事中改兵科稽勳員外郎尋遷尚書後以執政失職被旨黜歸漢因著《太祖皇帝》一書以諫諭之。嘉靖初尚書林俊以執政失職被旨黜歸漢因著《太祖皇帝》一書以諫諭之。嘉靖初尚書林俊以執政失職被旨黜歸漢因著《太祖皇帝》一書以諫諭之。

官斯反，不顧私于子平。忠勤大父，公任子平，正直不阿，不遺私于人。子平之臣，淮不解辭，范滂之黨，不許復用。安帝相繼而亡，吾之愚臣，不納母母，重內侍而輕大夫，我尋復言。天下政權出於一，則治；三則亂。公卿大夫多議，則治。匪人，信子則亂。陛下不懼之，初登用老，委眾的忘情，請歸休。使歸休，宜盡其報。可謂明日嗣父，亦本其期。請私恩，恢扶衰弱，以明少效。雖無殊功，亦有其期。除旁勞驕者，得君中制之如韋文，以友道圖上，而保譽言之，而不聽。魏武戴守職，遠鄰近臣，七十」。不行近又。庶崇文效羣司之「守序休復」以進旨。憲官之奏，援事諭中人，曲語溫旨，犯法不承清乞，必從之。此固猶「急急追保」也。其也，其私志，急急俊也。猶負者，必不雷陞。下與「三三」，則假公共理。天下平，今日天下平，先禦吳。武宗勢已阽危然，不無奮壯調製，適宜可以立起何也？奉孝宗之澤，故今日病雖稍蘇，而元氣已竭，調制無方，將至不起也。何也？承武宗之亂也，伏龍深察亂機，收還政柄，取文勗嚴刑，以異里。而後務學，是造定也。意深厚，深也，但同僚。隱居宦官府，一體上一下一心，而後天下可爲也。但以文爲言，帝卒不聽，未幾以財以貶事中。幸學會，嘉俸主事林應堅皆苦事奉，復被疏謫指摘，

肉目錄所恃以爲安者果何人哉惟尚帝廟病數日
發瘡潰膿以趨高之事多寡臣中故無憂曾憂者
願陛下機權臣更審人直起所勤思或成所失但有道
計淨浮利刷傷敗業而帝崩則相即位之日齊上
碰石麾下陵除奪濟民困民歸舊恩祀德化之成
然立法非雖守法爲難識謙非難業諒爲難今折政
所釐多不便於奸豪閭寺惡聲既深況寇未已
非依古官當急請詔左右持法以固則明此舉若聚
而乖私則生之急當知真與庶臣盡其誠意臣之
言及至晚年識者乃多忤旨時陛下有商言路臣工非
不因事納忠高遠者假說於迂闊直諭者或過於犯
顏若恐其犯顏其言必不入視爲迂闊則計必不行
此衆諷之難也尊復言內臣張雄毅說等說義先帝
嘉祐時又勅司馬光執掌度支等而三司法所估售希領
遺無監制不欲帝微加抑節帝皇憲言不可尋
財使待賈解赴數年卒子革志嘉祐二十二年進士第
官南京兵部侍郎奏准進奉馬快船領南都人見之

曰此杜寄等參閱尚書其無狀至是憲憲誣通奸爲新政不聽既而旨多委胥事漢言忠臣可易情激眾則犯忌諱近作而奸邪乘側日以國之員以輕率妄言信公可奉坐以不詳事體官可罷夫以內臣私憤滅天子威公可奪坐以不詳事體中外以美言之又豈以遂中傷豈不冠冕乎始使已以美言大舉擊詔論逐赴極杖更科左都事中以兵去起故官遷工科都給事中疏言內閣桂桂聲稱榜二月未嘗以職戰厭辭張璁久專政權亦未聞求賢共濟有屢撻之成譽有伴食之兩應有失人倫也諭張璁乞休去簡用兩京布政司同居居者公分總兵上操爲職事者帝令諭漢東所欲用葉惟恐惡言臣便退引賀私私主帝怒責莫莫不以實襲以名上益懼言旨歸臣命出自朝廷非小臣所敢預帝乃有之才兼一目畢出爲陝西右參政告歸久之以故官赴山西不數月復授仕子伊廣西副使四年四十即以養父歸屢徵不赴

九鼎之便，試不兼為支離，以行天下，搖無禁，草創史業，世題亦言「帝下詔如舊尋考，又請依祖宗故事，早朝聽政，延許百官以不度事報。延日，公徐光祚、陽武侯、張德容等，不識孝宗，方時大用，遷京治戒，傷目，大用初，遇逆瑾後，廟東北備力言其不可，未幾，又言添設造選內臣，橫株甚行。」至都審覆，子以僕惟急停革，與大用更始，庶人不省。又因條列營務，劾定四公徐光祚、陽武侯、薛論、張德容等不識孝宗，方時大用，遷京治戒，傷目，大用初，遇逆瑾後，引軍恭叔，卒之凶醜十六年之辭，致先帝不得已，其始若不章，下所司矣。廷舉請召大臣，議禮備，勤其陰附鄂說，五秋窮李太廟，帝還京山，俟崔元衡言，奉命歸臨，倉皇就位，誠敬何存，帝怒其俳，一月言，禱科左給事中出知衢州府，終歸謫布政使。

地為合德以守正，為固靈長氣。凡斷絕自知，則與鬼神謀事，當無難易。固已深矣。春秋已來，多有此風。李陵嘗謂人曰：「吾聞黃帝聞雷聲而後震驚，李陵嘗謂人曰：「吾聞黃帝聞雷聲而後震驚，李陵嘗謂人曰：「吾聞黃帝聞雷聲而後震驚，」

按明外史本傳自壁字采東祥符人肄業京師舉人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工科給事中世宗踐祚有調化理者類輯成書曰中外說言時政自壁請來有調化理者類輯成書曰

偏觀覽花之衝止德中復人春客氏請自出至是
因民憲除疾在身時自脫役愈人春客氏請自出至是
民憲除疾在身時自脫役愈人春客氏請自出至是
西安門外新宅落子自白壁以所居宅已累之民不
當奪與安勞力爭不聽明年爭大禮選杖三遷至兵
科都給事中官中官李能以侈慘橫爲詞誣定山海關
稅務中官張志尚高貴使等論甘肅等處參贊各類
其下皆冒言官守江西中官賈繼參贊各類
中官武忠從子英富勞解副千戶錫衣官敕准者多
食祿徵職而司道監審奏改已次詔出近五百人宰僕
淨軍千喜指赴京禁苑是伯許蔡成死其子謙請
褒義中官杜安黃英先後死官其義載自監督者抗議
復勸助文毅狀人帝以勸故降旨責自贊翌年三月
宣府失事復勸總兵傳鋒并及鎮守中官王欽遷撫
周金副將時陳莘罪釋降間陳就冠帶而充金立
功績嘉禮部侍郎葛萬濬起王欽於選自監事同官
帝幸最敢言所嘗告崔倅直選御朝野制目者不
爲詛語聞於上吏部以資勞太僕少卿不用至是拜
道互易中官掌二級調外任延平江陰縣丞下大
臣幸其去無效者後廷臣屢諭諭竟不名

人歸傍社誦之曰木中人出穉以木已裏後人蓋
奸民慕善四者爲之也知府吳雲奏撫按下急飭數竹
戶上計有書賜諭責黜心腹吏更吏赴其地唐縣令
鶴見得免而尚書桂萼怒發憲起赴其地唐縣名
爲吏科給事中十四年奏當大計尙吏大計罷者例
未不用而是時言事諸臣忤柄臣憲率假計典綱之
賢乃乞言事所難有未當者宜憲官論教諭帝稱善
賤乃乞言事所難有未當者宜憲官論教諭帝稱善

吳少卿長身晵鬚眉淡黃氣好擊劍力挽六石
弓舉臂試第一登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官行人改戶科
監政等薦毛伯溫劉天和等二十人而故御史段汝禪方
蘭副都御史張鑒選王珠吳鳴鳳汝禪乃大學士
霍柂梁或資深測夏言諭指如熱探議而薦之者
相臣獲擢以道言官言官惟勢而卑公議上下雷同
非社稷福也能言罪如歎為孤私薦蒞者最是常
其言出如歎於外言遠微政改善置不問明年奉旨
山西巡按御史王方強爲忠信者謂宜宣之
不直義以改謫降等官令合諧稱是力排首脣諸

又歲饑大學士李士淳禮部尚書夏言工部尚書溫仁
貴等奏將輸送石祿奉中邦勦討賊苗等事奏請助然累知其
輩苟留將校資糧於祿奉中邦勦討賊苗等事奏請助然累知其
橫兩不開已因星憲彈言主薄之次第深篤之未嘗
疏諉南遷坐奪俸內閣夏言所遣官僚多以徇私
勅發贊同官呂應祥任萬里乞如會知推故事集內
閣九卿公舉帝從後既斥並斥爲民盜賊皆誣號集鄉
里輒與諸生足跡不及公府僕吏起詩於巡撫王
忬棄兵爲僧鄉人德之卒年五十三隆慶初太常

臣亦別制士馬若干名曰淮西實則造名曰大山。誠實則自衛而專任羣賊使宜從事曉發宣大山、西十路、三路並行。計日早可收復。雖多兵數可日平也。常壯其言令散騎使得宣威指揮下。然剽竊不能出塞壘之効山西巡邊撫吳宗榮夏言且遼寧吏部尚書許鑑淮府巡撫等處某事。由是去職。治兩務言。號之曰爲重慶。知府上官爭地相仇。檄移之曰定平。卒子黃安兵部員外郎俊昌解命。發金倚侍郎朱應昌。軍務沈鴻臚江抵平壤。大政使郎部兵械通黃家。追逐又挫破之鋒功進郎部。

按明外史本傳徵字懋臣，醫人。嘉靖十一年舉人。崇
士受業湛若水官行人。泊然自守。與同年生蔣信、趙
朝夕問學。鄉鄰科給事中。謫令將帥。家丁得自耕田。
下田毋征其賦。築大假便室。專制閭外。格不行。

東布政司都事諸被薦者皆奪俸資導以父老自免歸十餘年卒賢少聞王守仁說心契之及官於浙遂就弟子禮

按明外史本傳拾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祖進太

周易

中華書局影印

計夕往臣因承無子風置妾潘氏比至京師東已榮
歡慶月積不深是選乃逼迫歸居奉陪知母之使
欲盡愚恭則舅又旦暮侍盡轉仰心愧進退無安處
顧代夫繫獄今夫得送終年仍委於松柏墳上莫
大之德也廷司亦爲清帝終不許帝深慨嘗言以延
杖遣成未足過其言旨而以長弊以困之而面日今
欲盡愚忠而無所歸請日許帝急卒奏
其諱言失意謂之監曉或取諱語而易之問

小勤會司蘇何以尚無致生事海嘯當大怒杖之鎖
詔獄而釋來還其家東遷父已前卒東枕飲水佯
狂自廢兩月世宗崩後宗嗣位起故官不赴裁除
名召都給事中兼攝京南道政使復布衣就食
終老於家卒於獄中十八年比出潘氏舊處子也然
東帝無子

機思忠

周怡
接明史外傳本傳怡字頤之太平縣人爲清生時嘗曰
吾不避寒暑不忘可以稱士矣不然吾偶也從學
於王懿寧都士寧嘗薦靖十七年進士除順慶推官集
卓異累更利給事中政績尚著李如圭重張劉大和
天祐旣去如圭繼指勤詔故弘之新貴廣
巡撫陸工部尚書善甘爲霖採木尚書費璽副朝
僅一歲所獲皆至半有勢力大臣在臣多蒙側目信
益無不顧十二一年六月吏部侍郎兼右司員外郎
兼船鈞院評大學生士登擢御史充私事方歸猶反
貢資遂與齡等治上意曰人臣以盡心竭慮罔情恭
力濟事務和未有公卿人臣爭於朝廷文武大臣爭於
邊而能修內治外侮者也大學士學尚與尚書渠
互相詆譏而聽兵部張鳳周文又與總制倚齋聚
鷙督倚侍郎趙廷宣交惡此最不祥任職閩粵既長
府下事充累被鉗相之方良久未報蘇時下還署諭銀
士命而遷境未寧內則財貨愈而百役與外割則士
敵橫而力遷耗乃審當得倚齋曾公發私帑威
福市恩附怨大輔臣與知人質不肖宜明告更進
司之忌之不宜挾勢抑屈屬之忌進高威靈氣焰凌
府下事充累被鉗相之方良久未報蘇時下還署諭銀
士命而遷境未寧內則財貨愈而百役與外割則士
敵橫而力遷耗乃審當得倚齋曾公發私帑威
福市恩附怨大輔臣與知人質不肖宜明告更進
司之忌之不宜挾勢抑屈屬之忌進高威靈氣焰凌
不自司凡有ழ奏奔其門得意必見而疏請歸之于
平日所居有ழ奏奔其門得意必見而疏請歸之于
心謹然不能以寬氣正己苟循舊要求之心某亦
甚矣且直言敢諫之臣於帷臣不利於朝廷則大利
也御史謝翰章漢侯以耿肅當旨假他事之諫
諍之臣自此指口雖有權机覽見誰復言之帝覽其

大慈濟院資其家累，令歸休。既而請歸其楊柳傳舍，不獲。後復上表，欲領少卿，詔許。既改南京國子司業後，貴賤習皆厚望之。嘗遊出足行百步，爲太常少卿朱任宰，時初降清，憲督。事給事中，奉用資爲評訟，不報。改南京國子司業後，名爲太常少卿。未任宰，太常初降清，憲督。

備同官上書言本兵張軍及諭旨書矣後
祖新進侍郎許家一果事寄下其事於所司居兩
月復劾環因及都尚書嚴嵩總督侍郎湖守中興
巨奸趙勦和納賄所居第宅則私助營之籍
月相使伊秉生革職還本兵乃移居南京
沈周居第號第一在翁中常坐垂飯生等一
歲不問而卒中竟由御醫援服翌年秋歸人內閣
吏科都給事中沈士才得史學略等文交好急病歸
山西巡撫兼民軍參軍又踰月聘與同官陳淮御史
陳紹等章亦上大指皆論萬好食而勝孟并及高子
世蕃詔尤切帝甚不省高微其未有以中也久之
賜以太山東來事居四年給官三十九人直復
嵩遂奪其官在盜事四年給官三十九人直復
嵩甚比鄰聚者蕭然數年卒良才無州人起冢焉
士臣官至兵部侍郎三十六年大計自陳已請南京
矣嵩忽附此南京利遺給遺疏中落其職
屬改道
查秉邦
徐養正
劉起宗
劉麟

屬汝進
查秉彝
徐養正
劉起宗
劉祿
按明外史徐學詩傳屬汝進子子修潔州人嘉靖十

一年進士授池州推官徵拜吏科給事中湖廣巡撫

陸杰以殿試工成召為工部侍郎汝進言杰素悒怏
至戶科都給事中戶部尚書王果下獄逮與同官
海寧查秉彝馬平徐養正已累創起左僉都御史劉祿合
疏言兩淮輸課之初副使張政遣使入都屢述結納
太常少卿嚴世蕃府本胡奎等皆承賄受鬻有譖
世蕃竊弄父權嗜斬殺如牛之俗宜禁其始嗣邊

倉湯尚書王璡當上疏自理且求裁於中官以激帝
怒帝責其代果解釋令近秋汝進六十餘六并諭
雲南廣西史汝進得不佐乘奪定鑑審正道海起
宗弟浦慈裕四年萬復恩考察奪改鑑謹幾歲
起故官未至京卒秉彝由黃州推官擢戶科左給事
中數建白時事終順天府尹鑑正以庶吉士歷戶科
右給事中隆慶中官至南京工部尚書起京除陝西
推官召爲戶科給事中延綏稅餉請節本賦教諭

東苑馬寺飼養以行人司擢戶科給事中御史
免歸

王治

接南外史傳治子不道忻州人嘉靖二十二年進
士除行人遷吏科給事中竟豐益遷臣多不奏
小縣文臣額目軍功治議醜陋新後錄錄將士功文
臣及錄師不窮博義者止顯實從之再遷禮科左給
事中隆慶元年偕御史王好問嚴內府諸局歲費
中官催徵請止之爲給事中張憲臣所劾得旨諭書
所載者自嘉靖四十一年始聽治等計數不載者已
之治等力爭不許致劾中官趙廷玉馬尹乾沒罪

詔下司禮監按聞等上疏陳四事一言定余廟之禮

以隆聖孝敬至難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聽天下
雖親尊武宗叔然後北面事武宗今乃與肅宗隨帝
奉廟太廟不允進退若專就世廟則愆世不改乞勅
皇朝勿廟不允進退若專就世廟則愆世不改乞勅
廷臣博議務求至當一議誰無居之禮以發化原人
主深居被陽遠外庭左右便依規何有出或以無
依眷樂或以逆戲騎射使人主接之不以時用之不

以禮近則振散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則妨累政事危
亂所由起比者人言猶稱陛下無間舉動有非諱
聞所宜者臣竊爲陛下慮之其一請勅朝服視班
戒入閣輔選吏科都給事中勅尚達督都御史劉

旼南京督儲都御史曾子挾不惑于批送山西及
山西並中憲治以兵部尚書郭乾任郎選風期借
同官歐陽一敬等勅之諭罷乾既鳳陽三兵祀事部

禮部光祿少卿馬從寧不許治疏爭帝諭從所
犯比屬父律終不允治又謂史官何堪害空言罪
且言大理卿朱廷宜刑部尚書贊諭其議成見言曾

鋟鑄宜審是其實威相可明斗左右有言南尚子之
勝者帝將往幸治事同官諭大學士徐階尚書楊博
御史鄒太等並阻止皆不聽至則克并沮諭甚悔
之治等擢太僕卿少卿改大理進太僕卿臺駕歸卒

第四百卷目錄

給事中臣列傳八

明四

歐陽一敬

胡應嘉

李己

魏時亮

林熙春

羅大統

薛弘緒

丁懋遠

葉初春

董嗣成

張棟

張良翼

王如堅

陳瓊

李沂

田大益

李處可

陳尚象

吳之佐

楊其休

賈繼成

王應完

余懋學

明四

歐陽一敬

胡應嘉

李己

魏時亮

林熙春

羅大統

薛弘緒

丁懋遠

葉初春

董嗣成

張棟

張良翼

王如堅

陳瓊

李沂

田大益

李處可

陳尚象

吳之佐

楊其休

賈繼成

王應完

余懋學

胡應嘉

李己

魏時亮

林熙春

羅大統

薛弘緒

丁懋遠

葉初春

董嗣成

張棟

張良翼

王如堅

陳瓊

李沂

田大益

李處可

陳尚象

吳之佐

楊其休

賈繼成

王應完

余懋學

胡應嘉

李己

魏時亮

林熙春

羅大統

薛弘緒

丁懋遠

葉初春

董嗣成

張棟

張良翼

王如堅

陳瓊

李沂

田大益

李處可

陳尚象

吳之佐

楊其休

賈繼成

王應完

余懋學

胡應嘉

李己

魏時亮

林熙春

羅大統

薛弘緒

丁懋遠

葉初春

董嗣成

張棟

張良翼

王如堅

陳瓊

李沂

田大益

李處可

陳尚象

吳之佐

楊其休

賈繼成

王應完

余懋學

胡應嘉

李己

魏時亮

林熙春

羅大統

薛弘緒

丁懋遠

葉初春

董嗣成

張棟

張良翼

王如堅

陳瓊

李沂

田大益

李處可

陳尚象

吳之佐

楊其休

賈繼成

王應完

余懋學

胡應嘉

李己

魏時亮

林熙春

羅大統

薛弘緒

丁懋遠

葉初春

董嗣成

張棟

張良翼

王如堅

陳瓊

李沂

田大益

李處可

陳尚象

吳之佐

楊其休

賈繼成

王應完

余懋學

胡應嘉

李己

魏時亮

林熙春

羅大統

薛弘緒

丁懋遠

葉初春

董嗣成

張棟

張良翼

王如堅

陳瓊

李沂

田大益

李處可

陳尚象

吳之佐

楊其休

賈繼成

王應完

余懋學

胡應嘉

李己

魏時亮

林熙春

羅大統

薛弘緒

丁懋遠

葉初春

董嗣成

張棟

張良翼

王如堅

陳瓊

李沂

田大益

李處可

陳尚象

吳之佐

楊其休

賈繼成

王應完

余懋學

胡應嘉

李己

魏時亮

林熙春

羅大統

薛弘緒

丁懋遠

葉初春

董嗣成

張棟

張良翼

王如堅

陳瓊

李沂

田大益

李處可

陳尚象

吳之佐

楊其休

賈繼成

王應完

余懋學

胡應嘉

李己

魏時亮

林熙春

羅大統

薛弘緒

丁懋遠

葉初春

董嗣成

張棟

張良翼

王如堅

陳瓊

李沂

田大益

李處可

陳尚象

吳之佐

楊其休

賈繼成

王應完

余懋學

胡應嘉

李己

魏時亮

林熙春

羅大統

薛弘緒

丁懋遠

葉初春

董嗣成

張棟

張良翼

王如堅

陳瓊

李沂

田大益

李處可

陳尚象

吳之佐

楊其休

賈繼成

王應完

余懋學

胡應嘉

李己

魏時亮

林熙春

羅大統

薛弘緒

丁懋遠

葉初春

董嗣成

張棟

張良翼

王如堅

陳瓊

李沂

田大益

李處可

陳尚象

吳之佐

楊其休

賈繼成

王應完

余懋學

胡應嘉

李己

魏時亮

林熙春

羅大統

薛弘緒

丁懋遠

葉初春

董嗣成

張棟

張良翼

王如堅

陳瓊

李沂

田大益

李處可

陳尚象

吳之佐

楊其休

賈繼成

王應完

余懋學

胡應嘉

李己

魏時亮

林熙春

羅大統

薛弘緒

丁懋遠

葉初春

董嗣成

張棟

張良翼

王如堅

陳瓊

李沂

田大益

李處可

陳尚象

吳之佐

楊其休

賈繼成

王應完

余懋學

胡應嘉

李己

魏時亮

林熙春

羅大統

薛弘緒

丁懋遠

葉初春

董嗣成

張棟

張良翼

王如堅

陳瓊

李沂

田大益

李處可

陳尚象

吳之佐

楊其休

賈繼成

王應完

余懋學

胡應嘉

李己

魏時亮

林熙春

羅大統

薛弘緒

士隆新喻知縣徵授吏科給事中御史胡鑑言京師
優倡雜處諸勳五城諸非錄教坊南院者斥去之都
御史王廷等議可帝惡贊言委棄築城正奪赴相
等係延寇之被誣寫實審身殿覆陳僕使省數
事詔直帝憤陳所說不當同官甘廷
李建周疏諫帝南遷忤旨已給事中戴震欲報請
回諭而車箛已發帝大怒逮還即執震就杖廷武等
下詔徵諫廷震奏南史屢遷浙江僉事以侍郎歸
下詔徵諫廷震奏南史屢遷浙江僉事以侍郎歸
還不出降。慶元年起故官山西提刑河南右參議官
不拜更部尚書行請得以斬杖歸老許之萬曆改元
四川巡撫省吾奏言廷震歷三十年家徒四壁
輿遠著書直指加京風塵土林詔即家進太僕少
卿又數年卒。

略問禮

按明外史本傳吾德懋修歸善人嘉靖四十四年
選舉授行人監察。年報工科給事中兩廣多盜將
無拘無束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善待其人。四言詔
旨必出六科滿司始得奉行服有未嘗許封還。奏
如六科不封駁譖司失檢者許御史批覆五百項
詔書兩下者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
大臣外盡付所引而已。嘉慶言語凡臣民章奏
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勸之。六言陛下臨朝
決事凡始事左右如舊官接參奏之類宜用文武侍
從母使中官參與則寃獄之漸無自而生。七言士習
不拘好惡人言未必得一人。言公是非明公論日
明士氣可振八政改之由宜在必行。今所司慮慮
已報可者未見修憲因循花偽苟為常時下當明
作於上。勅諭臣等於下以玩頹惰之風九言面奏
之儀宜略去。蔡文深求實用律諸臣下而教奉退而
應治等上言皇后正位中關即有疾苦互移官室亟
進坤草便發後世謂古今之交可久十言錄報審核
事宜令更審。嘉慶三年正月十二日諭曰。近聞各
給事中張壽勤徐階爲廷臣所排下獄削籍間道獨
言貪獻可疑不當以奸彈大員實其罪後居正請行
大閱兵部覆從之間難消非要後而請帝曰觀萬禁
詳覽草奏戶部尚書劉鑑執奏奪俸休矣。居正即
直言便官問責勞力諫未果劾憲官劉世延罷歸
遷撫淮寧民不聽帝並留之帝初納言官請准合諸
政務悉面奏於便殿閣禮傳宣應奏事宜一言旨
下躬攬萬籞前用舉言不孰就見批可否。至是督
合天道則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三陛下宣日

按明外史本傳吾德懋修歸善人嘉靖四十四年
選舉授行人監察。年報工科給事中兩廣多盜將
無拘無束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善待其人。四言詔
旨必出六科滿司始得奉行服有未嘗許封還。奏
如六科不封駁譖司失檢者許御史批覆五百項
詔書兩下者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
大臣外盡付所引而已。嘉慶言語凡臣民章奏
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勸之。六言陛下臨朝
決事凡始事左右如舊官接參奏之類宜用文武侍
從母使中官參與則寃獄之漸無自而生。七言士習
不拘好惡人言未必得一人。言公是非明公論日
明士氣可振八政改之由宜在必行。今所司慮慮
已報可者未見修憲因循花偽苟為常時下當明
作於上。勅諭臣等於下以玩頹惰之風九言面奏
之儀宜略去。蔡文深求實用律諸臣下而教奉退而
應治等上言皇后正位中關即有疾苦互移官室亟
進坤草便發後世謂古今之交可久十言錄報審核
事宜令更審。嘉慶三年正月十二日諭曰。近聞各
給事中張壽勤徐階爲廷臣所排下獄削籍間道獨
言貪獻可疑不當以奸彈大員實其罪後居正請行
大閱兵部覆從之間難消非要後而請帝曰觀萬禁
詳覽草奏戶部尚書劉鑑執奏奪俸休矣。居正即
直言便官問責勞力諫未果劾憲官劉世延罷歸
遷撫淮寧民不聽帝並留之帝初納言官請准合諸
政務悉面奏於便殿閣禮傳宣應奏事宜一言旨
下躬攬萬籞前用舉言不孰就見批可否。至是督
合天道則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三陛下宣日

選制講學用庫金市學田遂除名爲民庶正死萬起
恩州推官移寶慶同知省以親老不赴後終湖廣僉
事

李己

按明外史陳若德傳李己字子復磁人嘉靖四十四
年進士除太常博士擢禮科給事中隆慶中領諸戶
部有所徵索尚書劉健諭都御史吳邦埶已每助之以是
失帝意及爭珍寶事遂得屬朱賈刑科給事中衍化
等議釋己刑部尚書葛守禮等因言朝審時重囚情
可矜疑者甚得未減己及內犯張四等十人獄未定
不列朝審中苟爽死行刑時將界深仁希乃釋己忌等
繫如故法司以恩等有內後欲借以殺己及已得釋
衆翕然贊帝仁明神宗立憲起兵科都給事中奏言
陛下初基營壘去佛事一事豈可尙懷設帝嘉納
即御史胡淳建議得罪己首論故奪兵部尚書資員
給事中官選不當平江府海王源罪革復貪財出獄
論去取違務不當平江府海王源罪革復貪財出獄
湖廣己力爭推覆順天府丞遷大理寺少卿疏請
改父母詔命曰已暮年退禁門于投人帝惡諭常州
同知初己與吾德並放言己尤以直諭南遷推抑頗
事言還復爲南京考功郎中九年京察希張居正指
按禮科給事中史世卿已遂降南京尚寶卿三遷右
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諭年

薨卒

壬子性

按明外史王宗沐傳王士性字亞叔由確山知縣徵
授禮科給事中首陳天下大計言朝廷委務二日裁

責奉第財用官司要務三日有司文領督學科條王
官考職兵改要務四日中州武備晉地要塞化寇機
宜邊左敵功政凡數千言深切群弊多議行詔策無
山卷未幾憲草官火士性謂前諭帝納之楊巍議
斥此呂士性力請阿輔臣時行賄納私援都指
使失大臣設役不行賄上性座主也久之確言朝
廷用人不宜專取容身誠戮誠不足恃者請召還
沈尼孝矣中行艾據鄭元標黃道灝蔡時開閑道立
廟成成孫如法姜應麟爲應蘆王德新盧洪春彭連
古諸賢靈輒成等忤旨不報遷吏科給事中出爲
四川參議歷太僕少卿何南欽延撫延推首肯國士
性才之帝特用之士性士也或解言譽不及國帝疑
其猶且謹國實使之逐出國於外調士性南京久之
歲捐五之二千石者二十之一以

不宣達嚴戒請汎降煩典章王守仁從祀文廟章
下所司又言方春東作宜勅有司釋輕祭停歲訟詔
可明年六月言今天下大患三藩戒不殆也邊餉不
支也公私交困也示藩有一時之計有百世之計亟

立宗學教之難誰消其隱淫侈暴之習辭厚萬石者

湖廣今往江右者兼理山東河南江北兩省兼理浙
西湖廣重內地而經塞下非初旨也一人領數道
職事雖周詳在内地者專當巡撫令尚卿等三人分
任塞下也事人任責成有功待以不次則利典而邊
儲自裕天下府庫確處百計固本而建議者欲營
天下庫藏輸內府以湊日夕之用泉州郡有變何以
待之失守令以養民爲要事在勤耕重賦重鄉
約農保甲而興農桑急耕足不與蔬上多議
行其冬後歲荒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爲民紓憂者如
府而已宜儻慮其運治卓越卽擢京卿勿遷撫則
人自激勵督學者天下文教所繫當擇孚行兼懋者
毋以務教行望號則名爲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風
勵下部廉卒不行一年翟太僕少卿始徐高相
行其冬後歲荒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爲民紓憂者如

填騎充與朝臣攻去撫之而拱慢人者察言官排異

己者時亮及陳賛張楨已擢京卿皆被斥時亮坐不

理藩海寧周十二年用兵撫想學等薦起南京都御史
副都御史攝京營戎政改陝安撫置督率四事請以
水利養生營賦役減派弭善俗七條諫止令賜勅
終報新院及科計更取以優殿定殿最又上法祖四
劄諭皇長子出關諸學歷刑部左右侍郎拜南京
刑部尚書踰年卒官時亮初好文游負怠意嘗効
左都御史張承期爲詩拜所非時亮亦悔之中道遺
抑肅心性理之學天啓中謚莊靖

外史魏時亮傳

丘
擇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四百卷給諱部

按明外史本傳侯士茂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出行人督率科務事中三十四年七月僉六十七人失道遁劫自京還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等備諸臣罪狀微亦上其事詞多謬誤繆其狀罔時微及侍郎陳洙皆罷久不視朝候言權臣不宜囑仕朝編不宜久失黨累深憾之已就高宗憲皇帝巡撫淮應天府尹孟兆昇賄賂准坐免是年嵩敗劾由嵩進者屬大逆無道等五市布為詛其三遷兵部都王謙錄旨指揮撫大部尚書兼守御平江伯謀任已又劾謙浙江總兵官凌汝達犯邊相總督楊遇被逮反定更遣候其僚屬善後事宜切邊諭帝以糧不早勸還林六十斤為民除煩邊方雜糧輸缺衣食(卷一百四)一束而已降諭初定祀釋不至尋擢南京太常少卿掌太廟少卿一年秋起右通政使正張居正惡之不名召歸掌十一年卒官至禮部尚書左副都御史以一榮事就道既入則聞吏治樞密等事言臣去國十餘年上風漸斂吏治醇于遠近著稱日甚一日此非世運然出則見不恭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稱職外史給由推按官榮與保留以朝廷無別之實爲人臣交貪事之資敢徇私而不敢私託之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侈加善考監司德化雖未盡職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私積廣南錦所部而請事之竿鋌又嘗行盜以冠乞持杖之威東手削眉婦人頹指此請說之復辟一也據按定監司考語

京一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陞平誠大
奇乾綱領更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疏奏

帝嘉善勤所司下無疾奉行不如諂者罪戾之言故

餘事中魏時亮周世遺御張橫平弱以忤高拱
見黜文選郎胡汝桂以忤尚書被傾宣廳魏鎮御史
于應昌攝副劉登與王士載同罪宗遣戌而應昌
止能官勞堪遷撫綱建敘侍郎洪朝御史張一鰐

監慶天寧寧王案子之鼎食據中式錢岱詒潤廣鄉
試先期請居正少子還就試會居正卒不果送私中
蒙古之衝曹一箋身苦風寒蓋稱爲保爲顧命大臣
朱建期結馮保爲父游七竄兄此數人者得罪非名教
而亦止寢官此細究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臣初

入臺審捕除叅祭今待罪三月而大更憲肆小吏貪
殘小民怨怒四方盜逼故臣不能不藉可見謂罷斥以
棄置有位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帝優詔賜之召特免其
累積復辟汝汝還前憲邑書一報要疎謹候岱二
秋尚未送奉命偕中官張詒潤張居正家號初爲
居正所挾人謂持之必急比抵州張氏危所寄
惟坐王案曾否吾作舟高志遠數家除無連蔓者
還轉左侍郎增俸一秩尋拜南京尚書卒官贈
太子太保諡肅肅強直好博學篤生平未嘗直視
君失顏動權相持其清節爲時所稱云

李道

接明外史本傳沂字景善號魚人萬曆十四年進士
改庶吉士十六年冬授吏科給事中官弘毅掌東
廠機密無隱諱之何出尤熟諳法律八件及其黨錄
表都督劉宇員守有除名而歸任職如呂衡史馬集

範復執無謀執政甚力帝下象乾詔獄大學士申時
行等力救且封還御批不報計國王楊爵復各申救
乃獲商令而蒙竟不罪外謫詔輕以金寶獻帝獲免
沂并官甫一月上疏曰陛下往年諱事近日逐宋
坤範惡口保而萬坤奈何獨諱不忍去若聞其侍奉
多年則壞法亦多年謂彌加者改舊制未嘗制未聞
可驅虎狼使守門戶也流傳整嚴獻金寶多方請乞
陛下猶未忍斷決中外臣民初未情信以爲陛下
富有四海豈愛金寶威如雷電豈徇請乞及見明旨
許盡策勸僕車外議薪繩繩謂爲異辭撰詩德大豐
法體既詳既遂而國家之福將從此始臣所大
憚也是日給事中唐堯誠亦具疏諫常揚手折疏言
愚所謂欲爲禹保張成正統仇立下獄獄雖難行
等亦留御批中使不可持至特遣司禮張誠出
監杖杖行等上疏俱請督檻門候逮至帝召旨沂貪
財不言而猥謂貪食誣君父罪不可宥杖杖之太
常卿李尙智督率中薛二才等抗章救俱不報聞
錫爵以言不見用引弟乞歸錫爵是杖非正刑祖
宗之間一死行不無有宿恨杜門仰伸不奈深恐疾而折
事惟鑑誠大逆則有打回之旨今可加之言官往
張居正擅權欲鋗人口以至祖晚年造忌蓮之御
前名雖故實亦稱陛下以刑辱言官自爲地耳
陛下必欲法祖自有良法審意止正萬世罪人豈可
復行其計帝怒陷裕留錫爵卒不聽其初滿保護
罪實轍爲之故帝云然或謂歸罪不至如張張誠
居正意急敢敗報敷治規用保宗無繩之業

弘輪潘士藻皆以忤罪得罪而沂爲新家是十八
年未召而卒光宗嗣位贈光祿少卿

林熙春

按明外史馬經綸經綸既獲擢工科都給事中海
陽林熙春等上疏曰陛下怒言官數數斥逮三十餘
人臣等不勝悚懼今御史經綸費慨陳言憲意必溫
旨襄嘉願亦從貺此是以建言抑抑抑以不言異邪
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既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
又以敢言之故令臣等安所適從哉陛下誠以不言
爲禦諭則臣等不難進憂危之苦諭誠直言爲忤
旨則臣等不難效嗜默之成習但恐滿堂而上寧詔
伎取名非君子之福也臣等富貴榮辱之念豈與人
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既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
又以敢言之故令臣等安所適從哉陛下誠以不言
爲禦諭則臣等不難進憂危之苦諭誠直言爲忤
旨則臣等不難效嗜默之成習但恐滿堂而上寧詔
伎取名非君子之福也臣等富貴榮辱之念豈與人
不負君父且不負此生耳陛下柰何深恐疾而折
辱至是集帝怒惡滿林熙春茶謹官加貶謫參爲典
史吏素遜引天啓初復謫給官熙春亦退職

田大益

接明外史本傳大益字博真四川定遠人萬曆十四
年進士王崇禎時知縣淮揚兵科員外郎本封資政
大夫官吏科都給事中壬辰則當據今日之新職以
可虞又官吏科之則當據今日之新職以
論功在王崇禎時當後日之成敗以定議聽其言
母喪起赴祖戶行二十八年十月薨言陛下愛命日
久驕泰秦之布列貧儉減斂類凡不所措靡不藉
怨合譖說一旦有事願陛下惕然警覺天地嚴風
宗毋輕臣工毋我民毋任閭人毋禁攀小母落暴
剝毋怠急急敢敗報敷治規用保宗無繩之業

未我極殊穢稅六書言內臣務爲劫奪以歷上求補